

# 美俄匪關係的新發展

丁匡華

## 壹 從周恩來修言「形勢和任務」說起

毛共匪黨於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平舉行「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本是共匪內部問題，但是從周恩來代表匪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其中「關於形勢和任務」涉及美、俄、匪關係，因之特別令人注意。

在這一「關於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周恩來對於「國際形勢」、「第三世界」、「美俄關係」、「美國和蘇俄」、「匪俄關係」以及「共匪對外任務」，均有論述，並特別引述列寧言論作為理論根據，揚言：「……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鬭爭進行到底。」

關於國際形勢：周恩來指出：「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正是列寧分析過的世界各種基本矛盾在今天表現。緩和是暫時的、表面的現象，大亂還將

繼續下去。這種大亂，對人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它亂了敵人，分化了敵人，喚醒了人民，鍛鍊了人民，推動國際形一步朝着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方向發展。」

關於第三世界：周恩來指出：「第三世界的覺醒和壯大，是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鬭爭中加強了團結，在國際事務中起着越來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偉大勝利，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鬭爭。朝鮮人民爭取祖國自主和平統一的鬭爭，出現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侵略的鬭爭，非洲各國人民對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的鬭爭，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堅持二百哩領海和經濟區的鬭爭，都在繼續前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爭取和捍衛民族獨立，保衛國家主權和民族資源的鬭爭。有了更加深入和廣泛的發展。第三世界同歐洲、北美、太平洋人民的正義鬭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

要革命，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關於美俄關係：周恩來指出：「今天，主要是美蘇兩國超級核大國爭霸，它們天天喊裁軍，實際上天天擴軍，目的就是爭霸世界。它們既爭奪又勾結，勾結是爲了更大的爭奪，爭奪是絕對的、長期的；勾結是相對的、暫時的。宣佈歐洲年、召開歐安會，表明它們爭奪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西方總想推動蘇修向東，把這股禍水引向『中國』（匪），西方無戰事就好。『中國』（匪）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但是這塊肉很硬，多年來誰也咬不動。『超級間諜』林彪垮臺了！更難下手。現在蘇修是擊東擊西，加緊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方向擴張。美蘇爭霸是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這已爲越來越多的人們和國家所識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強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歐國家的不滿。美蘇兩霸內外交困，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處於『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他們想吞掉『中國』（匪）咬不動；對歐洲、日本也咬不動，更不要說廣大的第三世界了。」

關於美國和蘇俄：周恩來指出：「美帝國主義

從侵略戰爭失敗以後就開始走下坡路，它公開承認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從越南撤退。蘇俄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從赫魯雪夫到布里茲涅夫這二十年來已經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一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它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實行法西斯專政，奴役各族人民，使政治、經濟、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對外，侵佔捷克、陳兵中國邊境、出兵蒙古、支持龍諾集團、鎮壓波蘭工人造反、干涉埃及、肢解巴基斯坦、在許多亞非國家進行顛覆活動，這一系列的事實，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醜惡面目和它的反動本質。它做的壞事、醜事越多，被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送進歷史博物館去的日子來得越快。」

關於匪俄關係：周恩來指出：「最近布里茲涅夫叛徒集團對『中』蘇關係問題講了許多廢話，說什麼『中國』(匪)反對緩和世界局勢，『中國』(匪)不想改善『中』蘇關係等等。這些話，是說給蘇聯人民和各國人民聽的，妄圖挑撥他們對『中國』(匪)人民的友好感情，掩蓋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的說給壟斷資本家聽的，希望仗着反『華』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賞錢。這是希特勒的老把戲，只是布里茲涅夫表現得更加拙劣罷了！……『中國』(匪)沒有侵佔別國的領土，難道要『中國』(匪)把長城以北統統讓給蘇修，才算表示贊成緩和世界局勢，願意改善『中』(匪)蘇關係嗎？在這裏，需要把蘇修、帝國的勾結、妥協，同『革命』的國家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妥協區別開來。列寧說得好：『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

：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減少強盜所能加於的禍害，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同德帝國主義簽訂布列斯特條約，屬於第一種；列寧的叛徒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幹的是後一種。」

關於共匪的對外任務：周恩來指出：「在國際，我們黨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持黨的一貫政策，加強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團結，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在國內，我們要遵循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努力把『我國』(匪)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義毛『主席』關於『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教導，對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對蘇修社會主義發動突襲，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準備，隨時殲滅入侵之敵。」

周恩來這次代表匪黨中央所作「政治報告」有關「形勢與任務」部份，對於共匪今後外交政策路線的趨向，實已暴露無遺。周匪所云：「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這種亂是好事，不是壞事」，以及公然叫囂「世界大戰的爆發」，正充分說明共匪雖修言「和平」、「和談」，其為禍世界之惡毒本質絲毫未變；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了毛共乘火打劫、處處放火、惟恐天下

不亂的本來面目，而且更是再度肯定共匪的「三反路線」乃為共匪當前國際政策的基本方向。

其次，周匪所云「我們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周匪如此聲嘶力竭地發出哀鳴，務必加強戰爭的準備，實已具體說明了共匪拉美制俄，全屬作態，更絕不是一個「和平的」，或者可能「溫和轉變」的政權，而只是一個贖武好戰、惟力是視，「造世界的反」的禍亂根源。

周匪的「報告」中最重要在有下列一段值得特別重視，他說：「在這裏，我們應當指出，需要把蘇修、美帝的勾結、妥協，同革命的國家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的妥協區別開來，列寧說得好，『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於的禍害，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幹的是後一種』。周匪顯然暗示共匪和美國改善關係，乃是為了要減少美帝國主義所能加於共匪的禍害，以便將來更容易打敗和消滅美帝國主義。其實周匪這一段話，是說給兩種人聽的，一種是在國際共產黨中對共匪的對美政策抱懷疑態度的人，一種是在匪黨內外對共匪的對美政策抱懷疑甚至反對態度的人。周匪沒有在他的「政治報告」中對這個問題作出直接的解釋，乃是因為這一問題過於微妙，直接解釋殊不方便，

周匪的詭譎，由此可以想見。更進一步分析，周匪謂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幹的是後一種，美、蘇和解是「入伙分贓」。然則毛共二十餘年來反美仇美的路線，一變而為「聯美」，當然是變相妥協，是爲了「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這不是不打自招的共匪的意圖嗎？

周匪在這一「政治報告」的「關於形勢和任務」部份中，運用辯證邏輯對當前國際形勢作出不同的估計，對「美蘇勾結、爭霸世界」作出猛烈的攻擊，對歐洲各國及日本則極盡籠絡之能事，對「第三世界」則稱譽其「覺醒和壯大是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事」，以及強調「今天在國際國內鬭爭中，歷次過於同資產階級講聯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鬭爭；同資產階級決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聯合的傾向仍然可能出現」等等，這顯然是共匪挑撥離間、分化自由世界、助長「天下大亂」謀略手法的和盤托出，這實在值得我們警惕。

## 貳 共匪的對外活動與「第三世界」

共匪對外活動，從一九七一年四月邀請美國兵乓球隊訪問北平，對美表示「友好」開始，似示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其實這個轉變只是它對外統戰的一種策略手段，基本上它的反美、反蘇、反反的「三反外交政策」和「暴力革命路線」，並未絲毫改變，說穿了乃是他「在革命退潮時期」以退爲進的策略運用，其主要作用爲：一、企圖以外交的進展，轉移匪區人民乃至國際人士的視聽，掩飾匪僞內部矛盾鬭爭的危機；二

、企圖挾美以自重，利用與美國政治勾結來抵制蘇俄的軍事壓力，並藉此提高匪僞政權在國際上的發言地位；三、企圖分化美國與自由世界的關係，以便運用各個擊破的戰術，爭取與更多民主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突破長期外交孤立，並染指國際事務；四、企圖離間中美友好合作關係，打擊我中華民國的民心士氣，壓制大陸同胞反共鬭爭。

共匪對美國僞裝親善，邀請尼克森訪問北平，實有莫大陰謀，此一陰謀，共匪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在其印發的一項黨內文件中，曾具體指出：「我們同意和尼克森會談，主要的是爲了發展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爭取機會，創造條件，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統治。」一九七三年六月，蘇俄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訪美與尼克森舉行高峯會議發表聯合公報後，共匪立即悍然舉行氫彈級的核子試爆，這正更可顯示共匪之好鬭好戰以及對美談判的陰謀所在。

共匪依賴與美國關係的改善，得以混入聯合國，並因以獲致亞、澳、非、歐若干反共國家之承認，使其國際地位提高。然而共匪反美依然如故，而其「革命外交」鬭爭仍以美國爲其主要目標，在上述同一文件中指出：「我們的革命外交路線的核心，是依靠人民堅決支持全國人民的革命鬭爭，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美統一戰線，大力促進世界革命的進展」。共匪爲達成這一目標，因而利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口號，利用發展貿易和提供經援爲誘餌，竭力拉攏「第一中間

地帶」國家（亞、非、拉國家），並向「第二中間地帶」國家（西方國家）厲行滲透，藉以分化美國與自由世界關係，使美國陷於孤立。在一九七二年的一年中，共匪曾派出與邀進各種代表團多達一千個，內中共匪派出二百九十五個，邀進七百零五個，一九七三年上半年則增達六百九十九個，計派出二百三十個，邀請四百六十九個。在邀請的代表團中，不乏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計有：巴基斯坦總統布托、馬耳他總理閔托夫、模里西斯總理拉姆、古蘭、索馬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西亞德、斯里蘭卡（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南葉門臨時最高人民委員會主席伊斯梅爾、葉門總理艾尼、尚比亞副總統喬納夫、伊朗首相胡韋達、尼泊爾首相斯塔、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幾內亞總理阿沃吉、薩伊總統莫布杜、喀麥隆總統阿西喬、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馬里元首兼總理穆薩·特拉奧雷、剛果總統恩古瓦比、法國總統龐畢度、加拿大總理杜魯道。渠等訪匪期間，共匪極予禮遇，且多由毛匪澤東親自接見。

共匪派出頭目，計有：僞外長姬鵬飛、僞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僞對外貿易部長白相國、僞對外經濟聯絡部長方毅、僞交通部部長楊杰、僞第一機械工業部長李水清等，分赴歐、亞、非、拉訪問，進行勾結活動。同時共匪對若干國家特別是非洲與共產國家（北越、北韓、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提供大量經濟援助，期以加強排美抗蘇傾向，以資運用。

共匪「世界革命」的戰略構想，是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所謂世界農村，就是亞洲、非洲

和拉丁美洲；世界城市，就是西歐、大洋洲和北美洲。其次，共匪又曾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所謂兩個中間地帶，就是除蘇聯東歐集團和美國之外，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西歐、大洋洲和北美洲的加拿大是第二個中間地帶。現在共匪高唱「第三世界」的口號，並一直以「第三世界」的代言人自居。所謂「第三世界」，在共匪心目中也就是兩個中間地帶的另一稱呼，而以第一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為主體。

目前共匪圖謀「第三世界」非常積極，其主要表現乃是竭力對「第三世界」展佈友好攻勢，邀請各該國元首及行政首長訪問匪區，加強勾結，即以一九七三年一至九月而言，就有七位之多，這就是：薩伊總統莫布杜、喀麥隆總統阿西喬、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馬里元首兼總理穆薩、特奧爾雷、剛果總統恩古瓦比、法國總統龐畢度、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共匪爭取「第三世界」所使用的口號，除了一般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外，主要是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共匪對於美、蘇，有時並列，有時反蘇超過反美，而以反蘇放在第一位。即以剛果總統恩古瓦比而論，周恩來在歡迎宴會上即稱：「世人皆可看到，現在一個超級大國爲了取代另一超級大國，正在到處伸手，有空就鑽，不斷對別國進行干涉和顛覆，甚至明目張膽地參與肢解主權國家。由於它幹的壞事愈來愈多，它的擴張主義的面目也越來越暴露」。這裡周匪所指的超級大國，無疑的是蘇俄；他所說的參與肢解主權

國家，也無疑的是指蘇俄幫助印度進兵東巴基斯坦。而其目的則是在非洲國家面前盡量醜化蘇俄的面目，以削弱蘇俄對非洲國家的影響力。

共匪近年對歐洲的外交活動非常積極，它鑒於法國與美國外交政策過去曾一度相左，同時兼與蘇俄對歐侵略政策發生衝突，因而力切加以爭取，龐畢度之來訪，故而備極逢迎。龐氏抵達之日（九月十一日），毛共首腦周恩來以次，傾巢集機場迎接，並發動數以萬計的學生民衆來道歡呼，匪「人民日報」亦發表「熱烈歡迎龐畢度總統」社論歡迎。翌日又以全封面和第二版的一半地位刊佈龐氏訪匪新聞和圖片，此種隆重禮遇，均非已往任何一次外國元首往訪包括美國尼克森總統在內所可比擬，而九月十三日與毛匪澤東的會談延續達三小時之久，亦爲過去同等場所罕見。毛共對龐氏之如此禮遇，其目的是想借重法國牽制蘇俄，兼以分化美法、蘇法關係，但結果非僅匪法未能獲致協議合作，反而暴露了雙方之間的嚴重歧見，使毛共企圖完全失敗。

周恩來於九月十一日在歡宴龐氏席上講話中，竟把他在匪黨「十大」的「政治報告」和盤托出，對美俄作猛烈攻擊，申明毛共本身對俄備戰，而寄望於「歐洲各國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主權和獨立」，一若歐洲各國的主權業經遭受威脅，特別是他所說「目前國際形勢的特點並不是天下太平，而是天下大亂，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緩和的現象是表面的，我們必須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那一段毛共教條的臺詞，一若把龐畢度一行看成聽訓的毛共黨員，那不僅法方官員是極不

入耳之言，甚至引起龐氏的強烈反應。因此，龐氏在答詞中，除表示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尊重國家主權獨立和國際間相互合作等原則「贊同」外，但對周匪的備戰譏言並未附合，而只表示「要建立一個堅強、團結、統一的爲世界均衡與和平所必需的整體」，同時更申言「法國的信念，是在這星球之上，只是一種人類、一種無分彼此的人類」。這正是對周匪那種戰鬥式詞令的變相反駁，同時更可看出龐、周之間雙方表達語氣不同，思想本質亦不一致。

其次，龐畢度在其與毛、周分別會談之後，於九月十四日在北平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亦表明匪法雙方沒有圓滿的結果，龐氏申言法毛之接近並非對抗某一個國家，其對毛共之訪問，將不致影響法國與蘇俄間所保持的良好關係，並坦率表明由於雙方地理位置與主觀意向的不同，以致法國與毛共的廣泛會談並未就重大國際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同時更特別強調他決心繼續戴高樂在十年前推行的對俄友好政策，並表示和好與協議政策，對於法俄雙方以及整個西方都有裨益。且宣佈他仍將照預定計劃於明年初與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舉行高階層會談，此無異於對周匪所作反「超級大國」的備戰言辭的反擱，同時亦證明毛共遊說龐畢度疏遠蘇俄以及期望法國對歐洲和維持保留態度的陰謀完全落空，在毛共發表的有關報導中，只說說龐畢度「反霸權」的立場，而對於有關蘇俄部份則一字不提，由此可見毛共內心的失望與怨恚。

再看龐畢度與周恩來於九月十六日在上海發

表的匪法「聯合公報」，除強調所謂匪法關係不斷發展；雙方同意各國地位一律平等及根據國家獨立原則解決自己的問題；雙方聲明反對任何霸權；雙方決定簽訂海運協定和加強航空運輸方面的合作；雙方加強科技、文化、體育和衛生方面的交流外，但對毛共最關緊要的兩項現實問題，法國對匪並未予苟同。其一是高棉問題，「公報」闡稱：「雙方認為：柬埔寨問題應該由柬埔寨人民在沒有外國干涉的情況下自己解決；『中國（匪）重申：柬埔寨國元首施亞努領導下的王國民族政府是柬埔寨唯一合法政府」，可見法國對毛共支持施亞努流亡政府的立場未予附和，而目前法國迄仍有大使館設於金邊。其二是歐洲問題，「公報」闡稱：「雙方研究了歐洲形勢，『中國（匪）支持歐洲各國人民維護各自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並在此基礎上聯合起來以維護共同安全的努力。法國在忠於自己的聯盟的情況下，奉行旨在歐洲各國人民之間實現緩和、諒解及合作，同時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九個成員國之間建立一個真正的歐洲的政策」，法國此種如此「忠於自己的聯盟」立場之堅定，顯見對共匪亟欲破壞歐洲和解以及欲借法國在九國共同市場中的份量在歐洲組織聯邦以達成牽制蘇俄包圍蘇俄的目的，均已完全落空。

綜上所述，可知法國除了對毛共的反美、反蘇激烈立論不作任何響應，以及對共匪的國際統戰保持着相當距離外，處處仍是為着自己利益着想，其所云與毛共之接觸絕不構成對外一個國家之敵視，這反映法國在可能範圍之內並不願開罪

蘇俄，法國在支持施亞努政府一事上表示沉默，顯見不願過份刺激美國，意圖在美俄之間左右逢源，樹立舉足輕重地位，此足證明龐畢度面對毛周的高傲勇氣和堅持立場，較之尼克森的迎合姑息、田中角榮的卑謙遜順，大勝一籌。

共匪現時對「第三世界」之另一蠢惑，乃是一九七三年八月廿五日至九月七日在北平舉辦所謂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參加者竟達八十六個國家和地區之多，其中亞洲三十一個、非洲三十二個、拉丁美洲二十三個。而亞洲國家中竟然有與我國仍然保持外交關係的菲律賓和泰國在內。這一所謂「第一屆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的「團長會議公報」宣稱：「……亞非拉人民從共同的歷史遭遇和當前面臨的共同關切中，深切體會到加強彼此間友好合作的重要。體育交流有助於實現亞非拉人民團結起來的共同願望。今後應當採取多樣的友好交往形式，為進一步發展亞非拉人民的團結事業，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此一宣佈，無疑是共匪運用體育活動為其政治統戰策略陰謀之又一戰略運用。共匪此種配合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戰略構想，爭奪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以及爭取充當「第三世界」代理人的意圖而展開的全面性的國際統戰攻勢，正是向美國蘇俄遠染其對「第三世界」具有影響力量的有力宣傳。而其藉「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為號召，通過最簡單方便的運動，輕易收取豐碩的國際統戰成果，殊堪吾人特別注意。

共匪外交策略手段的改變，近年雖曾對自由世界甚至共產國家騙取若干政治和經濟利益，獲

致某些或多或少成就，然而共匪拋棄「馬列主義階級立場」，對親共、非共、反共國家、殖民主義國家、以及被它咒罵多年的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統統加以爭取、拉攏和收買，這就使共匪各級幹部的思想愈益混亂，共匪的權力鬭爭更加嚴重，故共匪企圖以外交上的成就，來緩和內潰危機，目標並未達到，永遠也無法達到。

### 叁 匪、俄衝突的激化

匪俄衝突由來已久，從思想論戰、理論爭執、尋至發生軍事衝突。目前雙方互以大軍陳置邊境，顯示均有不惜一戰的決心。蘇俄現沿中國大陸邊境長期維持四十五至五十個師正規紅軍、一千餘架新型戰機，以及為數不少的能攻擊中國任何一地的核子彈頭飛彈。而共匪亦同樣在中俄邊境部署百萬正規部隊和相同數量民兵，嚴陣以待。同時並在全匪區各大城市廣掘核子防空洞，積極發展核子武器，毛匪澤東最近更有所謂「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凡此種種，俱係針對蘇俄而發。周匪恩來在「十大」的「政治報告」中，不只一次詆毀蘇俄為「霸權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國家，並指控其「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實行法西斯專政，……對外侵略捷克、陳兵『中國』（匪）邊境……在許多亞非國家進行顛覆」，因而決心「要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鬭爭進行到底。」

目前共匪力圖爭取美國，並向亞非中間地帶與第三世界積極滲透，處處與蘇俄為敵，在錯綜複雜情況之下，蘇俄驟而對匪發動攻擊戰爭，

不能說沒有可能。對於此一重大問題，西方國家輿論反應不一，有謂蘇俄過去曾有意對共匪發動軍事突襲，並向美國試探，未獲美國同意；有謂蘇俄既對中國大陸邊境增兵，同時又大量向東移民，顯係對堅壁清野戰略大有妨礙，且屬根本矛盾；又有謂蘇俄在共匪未完成核子武器之前，不予進攻，已經失去戰略機先。然而事實上並不盡然，第一、蘇俄究竟有無向美國試探，並不重要，要知道美國即欲以共匪牽制蘇俄，亦不會幫助共匪對蘇俄作戰，他在中南半島尚且撤兵，還肯為共匪去對俄作戰嗎？俄雖至愚，亦能認識清楚，而無所顧慮。第二、須知堅壁清野乃是弱者對強者的戰略，以阻止敵人深入本土，蘇俄自命為強者，無此需要，相反的，他正準備應付共匪的堅壁清野，故移民邊境，以配合軍事的深入匪區。第三、所云蘇俄現已失去對共匪核子突襲的戰略機先，亦是不切實際，須知軍事行動，十九總是出人意外，過去西方人士預料蘇俄對匪突襲，而蘇俄沒有突襲，現在西方人士預料蘇俄不會對匪突襲，蘇俄反有突襲的可能。目前情勢正是如此，試想，百萬大軍的補給是多麼艱鉅，從蘇俄的心臟地帶，經西伯利亞、到達匪俄邊境，這樣的補給線又是多麼的綿長而遼闊？需要消耗多少人力物力？倘若蘇俄沒有對匪用兵的企圖，它又曷克臻此。

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研判蘇俄對匪發動軍事攻勢之前，對於共黨集團態度與反響，以及倘若戰爭不能速戰速決，其後援與補給問題之有無顧慮，實須詳加考慮，不致貿然從事。次則從整個國際局勢觀察，自從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匪俄以後，匪俄衝突已不是一個雙方的單純問題，實已成為一個多元的複雜問題，共匪一則與美親近，一則拉攏日本，企圖衝破美俄包圍；美國則拉匪以制俄，並與蘇俄維持友誼；蘇俄則與美國「和平共處」，力圖分化美匪關係；其間縱橫捭闔，情況至為複雜，因此在茲錯綜狀況之下，匪俄問題之癥結，可以說不單是軍事，而是決於政治。多年以來，蘇俄對共匪的策略原則，一是政治安撫；二是軍事威脅；三是適應現實。但政治安撫，顯已失敗，蘇俄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最近公開指出：「蘇俄曾經嘗試改善對中共的關係而未獲成功，這種失敗，主要是中共領導階層的政策，在以狂熱的反蘇維埃主義和對社主義國家進行顛覆為基礎」。並且強調：「毛澤東思想違反了列寧主義，因而必須對其進行鬭爭。」

「聯盟」為謀致「所有亞洲問題的共同解決」的途徑；鼓勵美國維持在亞洲的軍力；鼓勵抵制蘇俄所提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陰謀阻撓歐洲和解及鼓勵對蘇俄不信任的情緒；高叫美、俄和解是對其本身的一項威脅。措詞嚴厲，足以與周匪在「十大」抨擊蘇俄旗鼓相當。

由是蘇俄在對共安撫失敗以後，祇有從軍事威脅與適應現實入手，換言之，就是適應現實環境，運用外交孤立與軍事威脅雙管齊下，打擊共匪，並在共匪內部進行顛覆，以促使共匪內部政變。蘇俄目前陳兵邊境，壓迫共匪，人數逐年增加，這就是軍事威脅的一面。俄共召集國際共黨大會，不使共匪參加；倡導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期以阻止共匪擴張；結盟印度、孟加拉乃至承認阿富汗的新政權；這些都是其孤立共匪的一面。蘇俄這種策略，年來著著進展，業已迫使共匪欲振乏力，非使共匪就範，蘇俄必是決不罷休。

因此，我們認為當前匪俄衝突，決無法和解，預計今後還將升級。蘇俄不但在軍事上要加強對共匪的壓力，而且在政治上也要加強對共匪的包圍。尤其是美俄第二次高峯會議進一步獲致和解之後，更使共匪在軍事上受到蘇俄更大的威脅；在政治上受到蘇俄的包圍與孤立；在外交上遭遇到對美俄關係的考驗，共匪原來聯美制俄的陰謀企圖，勢將澈底失敗，終必陷於泥沼，無可自拔。

#### 肆 當前的美匪關係

共匪近年採取笑臉外交政策，廣泛展佈國際統戰外交，利用尼克森總統「談判代替對抗」，邀其訪問北平，建立美、匪接觸，使其伺機混入聯合國，並爭取日本、西德、澳大利亞、紐西蘭、西班牙等反共國家與之建立外交關係，表面上似是「一帆風順」，但實際共匪迄仍陷於蘇俄戰略包圍，無法突破孤立。

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一年宣佈訪匪，對共匪

而言，殊有鼓舞作用，但蘇俄不待其確定行期以前，迅於同年八月爭取印度，與之簽訂為期二十二年名為友好實則軍事同盟條約，將印度納入其勢力範圍，使共匪欲以印度為其南侵跳板之陰謀企圖，完全粉碎無遺。

一九七二年二月、五月尼克森先後訪問匪、俄，乃為美國國際均勢外交戰略運用一體之兩面，惟其對兩者間之執輕執重，仍有權衡，美、匪「上海公報」雖則闡明美、匪將就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貿易方面進行聯繫和交流，並將促使雙方「關係正常化」，但實際遠不如美俄簽訂「限制反彈道飛彈系統條約」，「限制攻擊性戰略武器臨時協定」、和「美俄相互基本原則」等多項協定、條約之肯定有力，而一九七三年六月布里茲涅夫與尼克森簽訂九項協定，益使美俄關係邁進一步，特別是美俄防止核子協定，對共匪打擊至大。

匪黨「十大」這次所製定的外交政策路線，依然是反美、反蘇、反共的「三反政策」，雖然是其對美國的攻擊不若對蘇俄之嚴厲，但周恩來在其「政治報告」中譏笑「美帝從侵朝戰爭失敗後就開始走下坡路，它已公開承認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從越南撤退」，對美的敵對程度，仍是絲毫沒有改變。

當前國際社會有所謂美、俄、匪「三角」，美、俄、日、匪「四角」，或美、俄、日、西歐、匪「五角」之多元爭逐，但共匪實為其中最弱之一環。在美、俄、匪「三角」關係中，共匪雖具有聯美制俄的陰謀，使其在美、匪相互利用之

下，雙方互設「聯絡辦事處」，但美俄進一步之「和平共處」，不僅已置共匪於股肱之上，即兩強主宰世界之形勢，仍是絲毫沒有改變。在美、俄、日、匪「四角」或者美、俄、日、西歐、共匪「五角」之間，其爭奪不祇是政治的，而且是經濟的，共匪既無法超越出美、俄的政治範疇，更無力在經濟上可與美、俄以及日本與西歐角逐，因此，今後共匪的對外關係，仍將踟躕於美俄兩強之間，無法突破。雖則美、匪由現時之互設「聯絡辦事處」進而「關係正常化」有其可能性，但我們認為美國在作此重大決定之前，必須顧慮後果，蘇俄為其強敵，共匪為其弱敵，目前匪勢不兩立，形同水火，苟如美國竟然承認共匪，無異是扶弱抑強，美國現時尚只受到蘇俄威脅，他日共匪羽毛豐滿，轉而進攻美國，屆時美國面臨兩個共產強國，危機益深，又將何以自處？

何況我中華民國之臺、澎、金、馬與臺灣海峽，屏障西太平洋前哨，實為遏阻共黨侵略之戰略要衝，美國為其本身利益計，相信必不至出此下策。匪黨「十大」以後，美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布魯斯立即返回華府述職，據中央社專電引述倫敦「每日電訊報」的報導，說布魯斯返美，將帶回北平對世界情勢的最新看法，其要點包括：

一、共匪對季辛吉所提到的日本可能參與大西洋的說法，表示憂慮；二、蘇俄正圖包圍共匪，而由蘇俄策動的阿富汗的政變，則是為蘇俄實行這項計劃的第一步行動；三、蘇俄在印度及孟加拉的影響力，使共匪感到憂懼，因為隨之而來的是蘇俄艦隊在印度洋的日趨活躍；四、共匪希望美

國至少在未來五年內維持在日本的核子傘，並使第七艦隊繼續留駐西太平洋，以對付不斷擴張的蘇俄遠東艦隊；五、共匪希望美國與匪作進一步的非正式的聯盟；六、共匪強調美國參與日本開發西伯利亞西部石油可能為美國帶來的經濟、財政及政治上的危機。

然而，我們試看周恩來在「十大」的「政治報告」中反覆強調：「我們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這證明共匪對外圖拉美制俄的政策路線之爭，在匪共內部仍然激烈，不得不又回到反美又反蘇的老路，而其所云「天下大亂」的涵義，則又不啻是周匪對其與美國勾結路線的掩飾與辯護，因為混亂之下，則「敵」「友」不分，美國可「敵」亦可為「友」，一面要抵抗美國霸權，一面要製造對美國勾搭，這表示共匪對於美國還要運用「又聯合、又鬭爭」的策略，也表示共匪內部思想的對立與混亂。周匪同時叫囂要「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鬭爭進行到底」，並特別警惕「社會帝國的突然襲擊」，顯然仍企圖以反蘇作幌子，誘騙幻想主義者的外援，以導致美國轉入戰爭的漩渦。共匪這種反美路線的本質，及其對美國統戰陰謀，美國豈可加以忽視。而早前共匪在其對內政策指示中所云共匪與美國尼克森總統會談，是「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統治」，這是何等可怕，寄語尼克森以美國利益為重，勿再上當，否則噬臍莫及。